吴思宇 作
罗迎贤先生漫画像

黔中忆亲

悼念挚友罗迎贤

■肖光韶

迎贤走了，带走的是一身才华。

这是2018年5月劳动节的次日，这个晚上，安顺城下了一夜的雨……

迎贤是一个聪慧勤学的人。小时候，他生活在一个缺少师资的乡村，父亲是一个有着木匠手艺的农民，重视教育的父亲宁可节衣缩食，邀约几家人，勉力为他们弟兄请了私塾老师，读完初小，他们竟然没有学过新式算术。高小的入学考试，他们是用算盘完成算术考试的。当算盘珠在教室里乒乒乓乓地响起，看到这一个个十来岁的少年居然能够用算盘完成三位数的乘除，令那个监考老师大吃一惊。就是在这种学习环境中，迎贤一步步地走了出来。从一个乡村少年一直走进了北京大学的作家班。

迎贤是一个不服输的人。寨子里有一头黑背犟牛，这牛远近闻名，脊梁上长着一条黑线，一直串到尾巴，性格暴烈，谁要胆敢骑上去，它就扬蹄翘尾、左摔右扭，几下子把你摔下来，让你摔在沟里水里刺蓬坎上，摔你个头破血流。有一天，少年迎贤把它牵到一个土坎边，猛地飞身骑了上去，死死地贴在牛背上，任其发飙，最后，犟牛终于认输。从此，寨子里有了唯一的可以骑它的人，这就是迎贤。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，使他多年来在文学路上锲而不舍，拼搏奋进。

迎贤是一个亲情浓厚的人。他进入师范，因成绩优秀留校工作，算是跳出了农门，为了帮助弟妹，他尽力而为，为弟妹创造复习条件，让他的弟弟妹妹都考上了学校，踏入了新的生活轨迹。现在，他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六七十岁，多年来一直怡怡情深。

迎贤和我同乡，开阳县人，我家在县城，他家在乡间，相距十多里路。少年时，我们互不相识，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互相认识，言谈间颇合志趣。此时，他已经在安顺小有名气。对他的第一感觉是充满活力、富含灵气、谈吐幽默。

后来，我也来到安顺，往来就多了起来。

他从事的是专业文学，而我，从事的是企业管理，疏于动笔，为此，他经常促我动笔，但琐事繁多，竟一拖再拖，只是偶尔写些小诗小文。一是因为工作忙，二是自认与文学有缘无分。

八十年代末，一些期刊受市场经济影响，所刊作品良莠不齐，个别作品质量甚至难以入目。对这种状况，我辈当然无力改变，迎贤以为：要紧的是作品的生命，发表与否不是真正的检验标准。真正的作品，是真情写成，是融入了作者生命的，经得住历史检验的，否则，只是一些垃圾而已。我顿时释然：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摘。

说真的，文学这东西，对作者要求极高，而回报却非常吝啬。路遥写了不少作品，到头来，通知他去北京领奖，可他连路费都难以筹集，感慨之下骂了起来：日他妈的文学！

迎贤也是如此，工资度日，半拮据状态，东拼西凑买了一套房子，心中老是感到亏欠妻子儿子很多。退休后仍然在坚持写作。

历来的作家都是辛苦的，唐朝的李贺、陕西的路遥、安顺的蒙萌，本质上都是呕心沥血，过劳而死。

去年，为了赶一篇文章，我两天两夜不思饮食，文章完成，人已经疲惫不堪。玩一天文字远比干一天体力活累得多，简直就是透支生命！文章完成，得到的稿酬是两个字“谢谢”。文学，从经济角度看，简直一钱不值，从精神层面看，却又是无价之宝。这，大约就是许多人恨着这个行道却又割舍不下的原因。

我辈凡夫俗子，对文学也是这样，爱着，无奈着，失望着，却又割舍不下。

迎贤是一个较真的人。为了催促我动笔，他简直是着急起来，刺激我，说你有着丰富的经历，应该有许多的故事。多种多样的生命在你的眼前展现，你不应该辜负他们。要求我认认真真地挖掘，千万不要浪费了题材。

人生短暂，转眼间已是二十世纪末，我已年近五十，在迎贤的一再催促下，工作之余，我开始提笔写起小说来。一篇篇小说出来，迎贤都是第一读者。每篇稿子，他都会认真地读，小到标点符号，大到文章结构，特别是作品灵魂，他都会一一厘清。读后，一定会有修改意见和建议。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，都是近乎严苛的，难于完成，所幸我可以完成80%左右。读着他的那些批注，你不敢不认真对待。哪些地方该开，哪些地方该合，哪些地方该浅，哪些地方该深……

他在直击你的痛点，抽打着你，鞭策着你；他在点出你的亮点，煽动着你，鼓励着你，叫你欲罢不能。他笑着：“有的作者最怕我的意见，甚至不敢送稿子给我。真是两难，不负责任地敷衍，不利作品和作者，认真了，有利于作品，却又难为了作者。”

用他的话说，写作是教不出来的，关键的是靠作者自己去感悟，感悟生活，感悟生命。

对此，我也深有同感，认为，只有身临其境，只有在冰里煮过，火里烤过，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深切的感悟。迎贤的短篇小说《流动》，写一个农夫对于“赶场”的渴望，那种张扬的个性，极端的感情，没有深切的生活体验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。

他看稿子的深度和广度令人吃惊，这当然源于他对文艺理论的博览，源于他对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深切关注。

他反对“一刀切”式的写作方式，认为人物的内心是复杂的，坏人不一定一直都干坏事，好人也不一定一直都干好事。一定要进入人物所处的环境，要有普世的悲悯之心，唯有如此，作品中的人物才能真正活起来。

他不提倡堆砌辞藻，不喜欢花哨的行文和生僻的字句，特别是故作高深的“掉书袋”，认为最好的语言是朴实无华的。

在迎贤的鼓励下，我的长篇小说《湘黔路》和《居士堡》先后完成，其中，《湘黔路》于2013年付印，《居士堡》尚未付印。好在《黔中早报》都给我连载了。也算是留下了一些印记。

迎贤说，打算从2018年开始动笔写一部关于乡村的长篇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病魔缠身。

一年多前，迎贤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了肺部病症，为了减轻他的思想压力，医生和家人都瞒着他，说只是胸膜积水。为了保密，连我都被瞒住了。去年，他说准备去省城复查病情，我建议他不要去，我的观点是：一旦确诊是肺癌，只会徒增压力，加速死亡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的肺癌被治好。我以为，人的生存是需要一些阿Q精神的，任何人，一旦出生，就注定要死亡，癌症也只是万千死亡方式的一种而已。所以，我们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珍惜每一个太阳和月亮。

人总是要死的，重要的是，你如何活过，你对得起生命吗？

流芳百世的是神，遗臭万年的是魔。释迦牟尼留下了物质形态的舍利子，孔夫子留下了精神状态的舍利子。这些，都是沉甸甸的生命质量。

生命的质量，不是享了多少福，而是向社会做出了多少奉献。这种奉献，其真正的衡量标准掌握在老百姓心中。

迎贤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他创作了许多动人的歌词、感人的小说和戏剧，质朴纯真的故乡人、刚正不阿的蔡元培、披荆斩棘的亚鲁王……这些作品，将随着历史长河汇入人类的精神海洋，在那里永生。

迎贤走了，他应该还有许多作品没有完成。他的心中还滚动着许多人物，这些人物，宝藏着泥土的秘密，张扬着乡野的呐喊，隐忍着天灾人祸的无奈，播种着溪流山涧的希望……

迎贤，你就这样走了吗？我们还在等着你的新作品呢，等着那些有着特殊张力的乡野故事：身处深谷碾坊的孤独、面对虎豹的胆怯逃避和奋起拼搏，一个老人临死前对于炒包谷花的渴望……

天地生人，总是希望他有所作为。迎贤，你没有辜负人生，你在这块土地上，已经锲刻下深深的千秋万古的印记，你的人生是美丽的。

迎贤走了，带走的是一身才华，留下的是许多遗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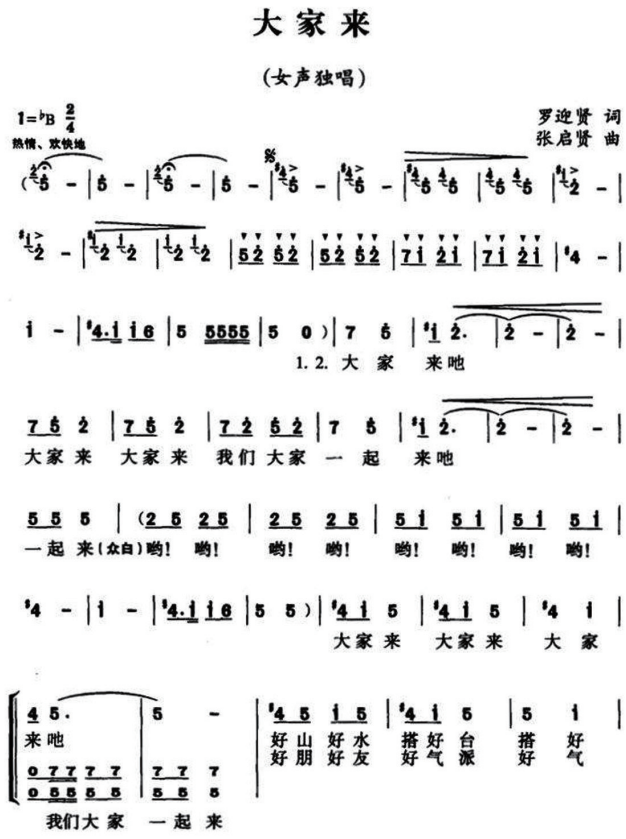
好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又有许多青年才俊正在成长，相信他们会接过迎贤的笔，创作出源源不断的富含生命力的作品的。

文学，作为人类的精神食粮，有如空气和水，不可或缺，将永远与人类伴生。

迎贤，你一路走好。

罗迎贤先生生活照

罗迎贤在贵州省首届书法篆刻小精品展上致辞



罗迎贤先生创作的歌词《大家来》

编辑：梁惠焜 校对：杨云霞 版式：张开云